话说这许危，字承台，四川成都府人，生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。其祖父乃清咸丰年间保宁一状元，八股文写的甚好，时人皆以为例，争效仿之，其为乡县令数十年，自许危生，乃辞官归，徙家成都，舍杜甫草堂附近，以教承台，以是许危自幼通习文章地理。至今年，许危岁及十五。一日，祖父问曰，“承儿将欲为何人？欲成何事？”许危答曰，“愿效郑延平，驱胡出海门。”祖父奇而叹曰，“是吾误尔耶！”，乃劝其南下曰，“尔可入湖南”，乃发电报至长沙，告韩璟，又把笔交与许危说，“你以之为信，去长沙寻你韩伯父，至那一切听话，他自由主张。”承台乃听其言，立春始乃乘商船东下，往湖南求学。  
 至襄阳，商船需上下货物，乃停留三日，于是许危下了船，找了间客栈，待了一天，自是无所事事，没什么趣味，于是计算着游览一番，说走便走，许危换了身干净衣裳，出门而去，毕竟襄阳乃楚中名城，只见城中熙熙攘攘，自南而北街坊排列，货物出出进进，四境之内，商品琳琅，更有日本之清酒，西洋之香料，林林总总，青砖墨瓦，闾阎铺地，家家灯笼悬椽角，户户楹联挂庭门。真是好不热闹。许危且看且行，至城墙上，有亭一座，中立石碑，篆曰，“夫人城”，碑后有某所题之诗曰：  
 夫人绣中藏妙计，  
 不教襄水饮狼兵。  
 许危乃环城而走，城墙上人来人往，皆以观江汉之水，至东南，远见城角有高楼雄起，危可摘星，许危暗想，“自古访迹游古，哪有不登楼之理。”于是趋步而往，愈近，却见楼下有几个小厮守在门口，或蹲靠于墙，手耍起了稗草，一时卷于手指之上，一时呲牙咧嘴，以之掏齿，或立于柱旁，昏昏欲睡，口水渍其襟。又闻楼中传来袅袅乐音，杂有琴瑟，虽不说是天籁，倒也好听。当是时，其间有谁吟诵王粲之《登楼赋》，许承台乃讶然而往，至楼前，只见楼上有大匾，上有行书三字曰，“仲宣楼”，笔力遒劲有力，左下依稀可见小字一排，“元丰四年苏子瞻敬题”，大门前两柱有联曰，“

”  
楼台四角各挂一串红灯笼，每串四个相接，大门两侧的灯笼上题有字，左曰，“金谷遗园曾有，绿珠不恨坠洛阳”，右曰，“滕王旧阁今在，子安哪敢赋南昌？”，许危一看，暗想，“这是何等聚会，口气竟如此之大”，乃正想上前看看，不料竟被一人叫住，“兄台，且住”，许危却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人眉宇清新，穿一身前朝装饰，扎了个束发髻，长袖扬扬，两鬓招招，许危奇之，暗想，“自满清入主中原三百年来，除僧道女儿，皆易发换装，谁人竟敢再着前朝装束？”乃上前去，那人便问，“兄台可是要上这仲宣楼？”许危答曰，“余见这对联写的壮阔，甚是奇之，想必有腾蛟起凤之才子，吞江吐汉之高士，正欲去瞧瞧”，那人开口便笑，“阁下初来是襄阳城吧？”承台应之，“且莫说有什么才子高士，那里面啊，不过是些没事找事的老家伙”，那人说道。承台问曰，“兄台何许人？怎出此言？”，那人拱手答曰，“在下正是襄阳人士，姓孔，名素，字清平，不瞒你说，那其中皆是各地的乡绅富贾，平日里钻营取巧骗得百姓银两，应是钱多无处花，便隔三差五地聚一起，说什么切磋文章，賞析书画，实则是比比谁收藏的古董多，谁买的字画贵，炫耀家底罢了。这襄阳城的百姓啊，皆不齿观望了”，“哦，竟是如此”许危瞪大个眼睛叹到，不时眼珠一转，笑曰“要不你我上楼去戏戏他们？”，“不不不，在下实不欲与同列”孔素摇手道，“那你就同我去看看，不需你说话，在下自来”说罢，便强拖着孔清平上去了，至门口，便被几个小厮拦住，许承台乃作揖曰，“在下许承台，吾闻襄阳名士皆聚于此，也欲学王勃路赴阎公宴，欲上去请教请教”，那几个小厮硬是不肯，嚷嚷到，“滚一边去，此是尔辈能来之地乎？”不时，楼上下来一人，只见衣绸着缎，戴紫镶金，大腹便便，体态富硕，问到，“是谁在此嚷嚷”，一小厮回头躬身作揖到，“老爷，不知何处来了个黄口小儿，欲上去会宴，我等正赶他走，他还不去”，那人昂头赳赳，对眼看了看，许危忙做谦态，故意奉承道，“大人，小生常闻天下才俊多在襄阳，襄阳才俊多在斯处，故来看看，不想有小厮阻拦，好在晚辈访才心切，不舍离去，要不难见大人真身，我见大人，真是身姿伟岸，神采非常，有太白子瞻之俊逸，有谢安王导之明达。真是不枉此生耶！”，“哦，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？”那人哈哈大笑，满是高兴，便邀孔、许二人说，“来，快随我上去，我等一同吟诗作对，共赏楚天景色。”许危瞥了一眼孔素，意使其同上，孔素看在人已经来了，也不好弃之离去。于是二人入门。  
 初入阁中，但见其中摆有宋、明、清各朝的景德镇瓷器，青花釉蓝，四面墙上杂然挂有历代名人书画，唐伯虎的仕女图，赵孟頫的山水画等等，却闻楼上欢笑阵阵，觥筹交错之声，或清脆，或浊然。楼梯漆朱鎏金，雕有四美图，于是许危等随那人上楼梯至二楼，那人拉开珠帘，便吆喝到，“诸位且住，我邀了两位客人前来，各位若有介意，还请海涵”，“不敢不敢，既是甲老所邀之客，便是我等的客人”，却见众人忙忙附和到，至廷中，许危自报姓名，又指了指旁边的孔清平，陈述于前，拱手行礼到，“晚辈见过各位”，那人慢慢有上堂上之座，面南而曰，“快赐座”，又对孔、许二人说，“在下武昌甲子钦，在坐各位皆我商交友人”，于是自左而右，自上而下指点一番，“这位是绍兴商人吴源，吴海潮先生”，吴老起身点头，又坐下；“这位是闽南李文忠，李老”，“那位是长沙赵有瑜先生，接着是太原张孝铭，襄阳薛宸钰，武昌周自衡，襄阳李宗义，汉口王翰”，于是座上皆起而礼，复座下，孔清平端详了一番，却见众人神态各异，又不是喜态，或呆然，或眼神不定，暗想，“自古道无商不奸，此些人定是因利而同，各怀鬼胎”，于是给了许危个眼神，自己坐于旁，不作声。  
却见堂上的甲老爷要说话了，“今日高朋满座，若不赋诗为兴，真是有负了这良辰美景。来，诸位谁先请”，众人听到作诗，真不是何以开口，又怕失了面子，于是借机推脱，皆道，“今日甲老为大，还请甲老先行”，这甲老腹中也没啥墨水，便叫道，“文忠兄，你来最合适，好，就你来”，李文忠手捧茶杯，正喝水，一听，惊得呛了一口，却又不敢推脱，于是捋了捋衣袖，四处看看，见楼外有群大雁北回，便说，“今年序已春，大雁过樊城”，不会儿竟吐不出字来，只见他面色羞红，甚是慌张，在坐各位也不知怎么个接法，低头沉思，一时没人说话，“应带南来信，寄与北行人”，许危见此，乃续之。“对，对，对，我正是这么想的，却让你个小子先说出来了”，那李文忠忙声应和，反问许危曰，“你此非闻我所默念耶？”许危苦笑一番，只坐上不许。  
 李文忠自打解了围，顿时便摆开架子，道“在下已开了头，诸位有才，还请吟来”，又面北而拜曰，“甲老为证，待会儿如诗不成，请罚以金谷酒数”，“好，说得好，咱就罚个金谷酒数”，甲子钦大笑道。于是李文忠瞧了瞧周自衡，笑到，“那周老板，请吧！”，那周老爷见他李文忠如是狂妄，怎能服气，说到，“来就来”，于是稍作思量，“嘿，有了，老夫便以这柱子为材，柱子亮彤彤，一重更一重。”周老爷哽咽了一下，“玉台蹲赑屃，银柱绕蛟龙。”孔素忙接上曰;座上座下皆叫好，“好，好，好，正是老夫之意”，周自衡看了看孔清平，嫣然一笑。又反过来朝那李老爷夸了夸，“如何，这可不输你那雁儿吧！”，李文忠不语，恶狠狠地瞅了一眼那孔素。于是堂上甲老爷说道，“接着各位谁来？”，太原张孝铭应声而起，“作诗又何难，且不换他个搞法”，“那孝铭兄还请说个什么搞法？”，吴海潮先生问到，“我等来个对对子”张孝铭捋须而笑说，好似胸有万卷一般，“那就请孝铭兄起头吧”，甲子钦喝了口茶，咕咚吞下说道。张孝铭借此露了露衣上饰品，一看都是些珍珠宝贝，说到，“珍珠翡翠琉璃锁”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张孝铭话未说尽，许承台便已答到。  
 襄阳薛老好似看不惯孔、许二人，细声说与一旁的王翰，“这两黄口小儿在此，抢尽了我等的风头，传出去我等面子往何处搁？且待我戏戏他。”于是薛宸钰起身，面朝孔、许二人，假作夸赞道，“二位有才，若不嫌弃，老身便有一联，若你等对得上，我便送你这当中任一物，若对不出，那便请君下楼去.”许承台笑声答到，“我便要那唐寅的《仕女图》”，“好大的口气！”薛老爷喝到，许危起身招手道，“那便请老爷先来吧！”，薛宸鈺捋须叹道，“去年此时，余从洛阳，见牡丹花开艳艳，如今立春已过，想必洛阳城的牡丹应含苞欲放了，且听老夫一联：‘北去寒潮，牡丹城红牡丹迟白牡丹早’”。众人一听，真是好联，且不说连用三个牡丹，还有那‘迟’与‘早’互为反义，实在是难对，许承台不觉嗟叹一番，‘此联不失为佳句’，‘难对，难对’，一旁的孔素也连忙咨嗟。四下那些老爷们大笑起来，“黄口小儿，竟在此如此狂妄，这下对不上了吧！”许承台楞了一下，暗自着急，“这下可如何是好，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吗！传出去岂不是笑话。”于是拖延时间道，“且稍容我思考”，正当此时，楼上传来一女声，“这还不容易”，声音娇气，不一会儿阁楼上徐徐下来一人，初见长裙绣彩，再见舞带缠腰，雕鞋抢地有声，待见人时，团扇遮容，粉纱掩面。唯见那眼睛晶莹如水，袭人摄魄。有《鹧鸪天》半阕说的好:  
 丹凤目，黛山眉，清眸如露鬓鬟微。月前擎住琉璃盏，拟把花枝醉贵妃。

四下皆投以瞪目，或已忘了对联一事，为这女子之容貌所惊艳，无不慨叹曰相见恨晚，纵使那七八十岁血气衰微之叟，也不免思返老回春，与之巫山云雨一番。正是众人呆望之际，这女子提手一手，摇着头道，“何不对曰：  
 西来气爽，芙蓉国水芙蓉谢木芙蓉开。”

那一行糟老头子只顾直勾勾地望着，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是附和到“好，好，好”，馋得是口水直流，尽作流氓色鬼之本态，许危却也为之动容，直道是，“这世间竟有此等女子”，面色羞红，正是曹公所言之“粉面含春”模样，“瞧你这点出息”，一旁孔清平拍了拍他的后脑勺，嘲道；许危顿过来，驳道：“怕是你这小道士受了戒条约束，不然哪有不为所动之理”，“谁是道士了，我呀，是意定神宁，不为女色所扰”孔清平侧昂着头，俨然一副超凡脱俗之态，“瞧你那胯下之物，怕是由不得你耍嘴皮子咯”许危打量一番，反嘲曰；孔清平往下瞅了瞅，两人相视一笑，“心昭不宣，心昭不宣，呵呵”，两人同声说到。

“小女吴絮支，见过各位叔叔”，却见那可人儿，低膝躬身作揖到，低眉纤指，着实非凡物也。“免礼，免礼”座上连连说到。  
 且说这吴嫱儿者，乃绍兴名贾吴源之女，家中独女，自幼是藏在闺中，况且吴家财大气粗，打从两岁学语始，便请来前光绪文渊阁侍讲孙麟之老先生给他当老师，教他古圣贤之书，不想这吴嫱儿着实是天资聪敏，悟性极高，及至八岁，音律古文，四书五经便是烂熟于胸，每言一句，即可释其意，又自有领会，其见解有别常人；且其好观万舆图，及西洋之器物，政法，每有会意，便与先生谈论，待其豆蔻之年，所出之言，深与当时形势相应，不乏有治国之术。

麟之甚奇之，常叹曰，“若早生五十年，我大清定将屹立东方，雄瞰世界，更不至于落魄如此。”毕竟是女儿之身，吴海潮以为，自古男儿论政，唯恐有外人议论，便不许这女儿出去，

以至这绍兴之人，皆闻吴家有奇女子，却无一人见过。